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刘欣中

河北人民出版社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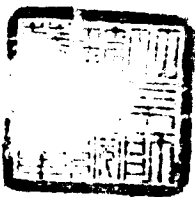
刘欣中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2979

河北人民出版社



1062979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刘欣中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5,625印张 136,000字 印数：1—2,35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704 定价：0.94元

D150/2

目 录

绪 言	(1)
一、小说艺术的特征	(12)
二、小说的虚构和生活真实	(18)
(一) “澄怀格物”	
——作家必须研究生活	(19)
(二) “不说鬼神怪异之事”	
——反对内容的荒诞离奇	(23)
(三) “写极骇人之事”，“用极近人之笔”	
——反对神化英雄人物	(25)
(四) “科诤，文章之恶道也”	
——反对脱离实际的低级趣味	(28)
(五) “鸾胶续弦”	
——混去巧合痕迹	(29)
三、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34)
(一) “谁谓稗史无劝惩乎”	
——小说的社会作用	(34)
(二) “愤天下小视其道”	
——为小说争一席之地	(36)
四、小说的创作动机	(41)
五、小说的创作过程	(48)
(一) “亲动心”和联想	
——小说的艺术构思	(48)
(二) “不期然而然”及其他	

——小说创作中的传达	(55)
(三) “文成于难”	
——小说创作的艰苦性	(60)
六、典型性格和环境	(64)
(一) “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艺术形象的个性	(65)
(二) “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	
——艺术形象的共性	(72)
(三) “不见可欲，其心不乱”	
——艺术形象和环境的关系	(76)
七、人物形象的刻画及其他	(78)
(一) “层次波折”，“细妙入神”	
——人物的行为动作描写	(78)
(二) 画出形状、顾盼、性格、心地来	
——人物的肖像描写	(82)
(三) “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	
——人物的对话	(86)
(四) “借勺水兴洪波”	
——陪衬人物的描写	(92)
(五) “人销陨在花里边”和“花销陨到人里边”	
——环境景物描写	(95)
(六) “分寸都出”与“微而著”	
——细节描写	(102)
(七) “背面敷粉”和“染叶衬花”	
——对比和衬托	(105)
(八) “不更从宋江边走来，却竟从婆娘边听去”	
——视点的变化	(108)
八、情节和结构	(113)
(一) “文生情，情生文”	

——性格与情节的关系	(113)
(二) “险故妙，险绝故妙绝”	
——情节的惊险性	(118)
(三) “绛云在霄，申卷万象”	
——情节的曲折性	(122)
(四) “山摇地撼”和“柳丝花朵”	
——情节的节奏变化	(128)
(五) “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	
——情节的完整性	(131)
(六) “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	
——小说的结构	(137)
九、小说的语言	(142)
十、小说的阅读和欣赏	(149)
(一) “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	
——小说欣赏的主观性	(149)
(二) 于“无字句处”读出字句来	
——小说欣赏中的想象活动	(151)
(三) 不肯“看破寓言”和并非“真有此事”	
——小说欣赏中的幻觉	(155)
(四) 寻出“笔墨之外”的“褒贬”	
——小说欣赏中的审美探究	(157)
(五) “以惊吓为快活”	
——小说欣赏中的情感活动	(159)
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163)

绪 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正象文论中矗立着刘勰、剧论中矗立着李渔的理论高峰一样，小说理论中则有金圣叹创造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从小说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他的前代学者，而且不少理论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为了了解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轨迹，促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理论建设，繁荣社会主义小说创作，我们有必要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作一番比较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一)

我国古代小说酝酿于上古神话、先秦寓言和史传文学，萌芽于六朝志怪志人笔记，至唐代传奇臻于成熟。经过宋元话本阶段革命性的变革和长足发展，到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艺术杰作，开创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时期，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城市人口增加，阅读欣赏小说的社会面因而得以拓宽。此时白话小说大量出版，其中历史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各擅胜场，出现了《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等各具特色的长篇巨制，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思想庸劣、艺术粗俗的作品。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

累积，已经到了应该而且可能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概括的时候。这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对小说的创作、欣赏作理论总结的代有其人。随着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不断有人对它作出评判和解释。这些评判和解释，有的以专论和序跋的形式出现，有的杂于诗文笔记之中。它们虽然在某一方面不乏真知灼见，但居多比较分散零碎，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古人在读书时，常于字里行间、书头眉端写上简要评语；或者丹黄圈点，用以品藻文翰。这就是所谓评点。小说评点始于宋代刘辰翁，他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了小说评点的先河。他通过评点，对《世说新语》的语言、人物和情节发表了不少精粹的见解，因而和刘义庆的原著、刘孝标的注释一起，被后人誉为“三绝”。明代中叶以后，评点之风盛行，出现了一批小说评点家。如李贽评点了《水浒传》、《虞初志》；汤显祖评点了《虞初志》、《续虞初志》、《南宋志传》、《北宋志传》等；叶昼评点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人大都是反复古主义的勇士，他们为配合自己的思想革新和精神解放的主张，竭力为宣传市民思想的通俗小说、戏剧张目，力图提高通俗文艺的社会地位；他们提倡小说创作应以生活为出发点，并认为这是小说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提倡在小说中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写出真实的“人情物理”；提倡写出鲜明的人物个性和某些共性，在“同而不同处有辨”；提倡小说的创新。前辈们开创的评点风气和这些主张，对金圣叹研究小说理论无疑是一种鼓舞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了金圣叹的直接思想资料，或者作为思想营养被消化、吸收和发展，或者作为对立观点启发他探讨、归纳出新的理论，甚至连评点这种理论批评形式也被他继承和发展了。

(二)

然而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毕竟不同于他的前辈。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是金圣叹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他的前辈不同。与此相联系，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观点也与前辈不同。

金圣叹（公元1608—1661年）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更名为人瑞，字圣叹，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生当明清易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明朝末年的统治十分腐朽，皇帝不理政事，宦官把持大权，朝政日非。在农村，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土地，农民在正式赋税之外，还要承担种种加派，农业日渐凋敝。在城镇，皇帝派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工商重镇和矿区敲榨勒索，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于是，聚集在无锡的东林党人首先起来攻击宦官专政，指陈时政得失。同时，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者掀起了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在金圣叹诞生的前七年，苏州织工葛贤就领导了织工、染工两千人的“杀税官”暴动。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崇祯元年（1628年），金圣叹二十岁的时候，随着山西旱灾的降临，由饥民、逃亡士兵、失业驿卒汇成的起义洪流滚滚而来。不管明王朝开始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还是以后改用以剿为主的策略，都未能挽救它灭亡的命运。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的统治。但是，起义军未能巩固新生的政权，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清王朝定都北京，从而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1645年清兵南下，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尽管在长江两岸发生了扬州屠城、江阴屠城、嘉定屠城等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也没有把抗清运动镇压下去。直到1659年，郑成功还率兵攻入长江，进迫南京，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引得全国各地人民纷起响应。

兵燹连年，战乱不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遭到很大破坏，苏州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较早的地区，这样的时代和地域，赋予了金圣叹一定的叛逆精神。他为人狂放，不恪守封建礼教的束缚。他的朋友徐增说：“圣叹至人无我，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婆娑起舞，遇婴儿则啼笑宛然。”（《才子书必读书序》）稍晚于他的 尤侗也说：“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缙流从者甚众。”（《良斋杂说》）邱苇璠则说：“圣叹愤世嫉俗，然遇理所不可之事，则亦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菽园赘谈》）他一生以著述为业，曾经评点《水浒传》、《西厢记》、杜诗等，另外有《金圣叹全集》行世。

晚年的金圣叹，感慨时事，心境忧闷郁悒，但愤世嫉俗的性格并未改变。1660 年底，吴县知县任惟初征收钱粮甚急，交不起钱粮的人被打得鲜血淋漓。他又典守自盗，偷柴仓米，群众为之愤怨不平。1661 年 2 月，清世祖福临去世，哀诏至吴，抚臣朱国治设幕哭临。于是秀才倪用宾等人哭于文庙，鸣钟击鼓，“相从者数千人，号呼而来”，意欲驱逐知县。朱国治镇压诸生，金圣叹以曾写“哭庙文”被捕，同年七月被杀于江宁，妻子流放宁古塔。金圣叹为反对贪官污吏而死，他的死是壮烈的。

金圣叹学问丰赡，哲学和政治思想比较复杂。正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向古希腊罗马寻找理论依据一样，十七世纪的金圣叹，是向儒学和佛学寻找理论根据的。同样，正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虽然尚未形成新的世界观，但已有许多突破一样，金圣叹也没有被儒学和佛学所牢笼，他对儒学和佛学的解释和应用，有些已经跃出了传统的轨道。

金圣叹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说：“夫妻娑世界

大至无量由延，而其故乃起于极微。以故娑婆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其故无不一起于极微”，对世界的构成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认识论上，他崇尚唯物论的反映论，要求作家“澄怀格物”，“物来毕照”。他说：

天下妙士，必有妙眼，渠见妙景，便会将妙手写出来。有时或立地便写出来，有时或迟五日十日方写出来，有时或迟乃至于一、三年、十年后方写出来，有时或终其身竟不曾写出来，无他，只因他妙手所写纯是妙眼所见，若眼未看见，他决不肯放手便写，此良工之所以永异于俗工也。凡写山水、写花鸟、写真、写字、作文、作诗，无不皆然。

——《金圣叹选批杜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夹批

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都是作家观察生活的产物，都应该反映客观世界的面貌。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体系就基本上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当 he 论述小说与生活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时，都能做出大体正确的判断。

但是应当看到，金圣叹哲学思想中的唯心论成分也相当严重。他曾说过：“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水浒传》第十三回回评）把存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里的事物都看得虚幻不实，从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这种观点，自然给他的小说理论带来了不良影响。尤其当他以居士的派头宏扬佛法的时候，在世俗的观念中往往掺杂上天国的呓语。但从整体来看，虚无主义的唯心论未能从根本上破坏他的小说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

在政治上，金圣叹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痛恨贪官污吏、皇亲国戚、豪绅恶霸，并借评点《水浒传》指出，正是他们腐化堕落、相互勾结、残民以逞，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逼得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他对封建法律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惩治贪官污吏、豪绅恶霸，为

倍受欺凌的人们申冤吐气。终于，他从人民群众的起义斗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所以，他对《水浒传》中李逵打殷天锡、杀曹保正，鲁达打镇关西拍手叫好；为义军攻城破县，镇压贪官，壮大起义队伍感到痛快“壮旺”。把打击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的希望寄托在起义农民身上，这是金圣叹民主主义思想最光辉的表现。

但是，金圣叹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思想必然要受到他的经济地位和封建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即使在为义军胜利而高兴的时候，他也没有消除对起义军的怀疑和恐惧。他对“杀贼原来不杀人”的义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则喜其实未尝杀一人，惧则惧其直将杀尽世间也。”（《水浒传》第六十回夹批）这种矛盾心理，正是明末尚未直接受到战争触动的江南地主阶级的典型心理。然而义军的斗争矛头指向整个地主阶级，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当金圣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对义军的怀疑和恐惧便发展为仇恨和诅咒。他在《水浒传》最末一回中，借卢俊义幻出一梦，梦想出现张叔夜其人，把义军统统打入血泊之中，从而实现他“天下太平”的封建社会理想模式。他甚至连朝廷采取欺骗手段招安义军都加以反对，力主对义军实行残酷镇压。

金圣叹既肯定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合理性，把农民“杀尽贪酷”的革命行动赞为义举；同时又要求镇压农民起义，这种矛盾态度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保守性掩盖不了民主主义倾向的进步性，同时民主主义倾向也不能成为他人格的全体。这种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反映在小说理论上，一方面使他提出了许多进步的观点，如向封建统治者要求创作自由，公开提出写作是“文人之权”，“君相虽至尊，其又恶敢置一末喙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评），对于小说创作的目的，又力主“怨毒著书”说，鼓励作家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另一方面，又使他经常鼓吹作家应有“人伦之责”，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并对文学作品中写到的农民起义

进行歪曲和贬斥。对此，我们一定要持分析的态度。

(三)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水浒传》的评点中。他继承了前辈学者特别是评点派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创造。

在评点形式上，他打破了过去只有夹批、眉批、回评的模式，增设了“读法”、“序言”等项，使评点有机会纵览全书，作出综合概括的结论。

在评点宗旨上，以前袁评（注）曾经提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书绣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目的只在于揭示作家的创作意图，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金圣叹继承了这一观点，说“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水浒传·楔子》评）。但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揭示关于小说的创作、欣赏等的一般规律，阐发自己的小说理论。他说：

《水浒传》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

——《〈水浒传〉序三》

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

——同上

这里的“法”包含着法则、规律的意思。一般说来，如果谁能抓住自古以来最优秀的小说进行研究，总结它的创作经验，探讨对它的欣赏问题，那么谁就有可能达到当时最高的小说理论水平，他的理论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小说理论的最高表现形式。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虽是一部具体的小说，但它艺术上精严，在当

时所有的小说中成就最高，包含着前此一切优秀作品共同遵守的创作规律；欣赏这部作品的法则，对其他小说一般也是适用的。因而，研究《水浒传》的创作和欣赏规律，就可以获致一般小说创作和欣赏的规律。更何况在评点过程中，金圣叹并没有被《水浒传》所局限，他还时常拿《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同《水浒传》作比较研究。金圣叹的打算没有落空，从评点的结果来看，他希图揭示小说创作和欣赏规律的目的，是得到了实现的。

有人认为，评点阐发的观点只是东鳞西爪，不可能概括出“读一切书之法”，更难成就什么小说理论体系。胡适就持这种观点。他说：“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传考证》）这是一种十分肤浅的看法。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表面上琐细零碎，互不统属，实际上有其内在联系。只是由于观点分散在各个回目中，融化在具体情节和人物的分析中，所以可能被人忽略，不容易从总体上把握它们。金圣叹说，《水浒传》里有一种“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读第五才子书法》）。假如我们根据这个“草蛇灰线法”的提示，从他为《水浒传》写的序言、读法、回评、夹批、眉批的总和着眼，并照顾他的其他著作，努力寻找他们的内在联系，抓住那条拽之足以使通体俱动的线索，那么便不难发现，其中确乎有一个小说理论体系。而且，由于评点的理论观点都同对具体情节、人物、语言等的批评结合在一起，较少抽象的思辨和玄学说教，所以非常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假如不是这样，而是片断地或随便地挑出几句话，或者专门挑选那些不能代表金圣叹小说理论主流的糟粕，那就不仅看不到他的小说理论体系，甚至连“白话文范”也看不到。

评点家是结合具体作品提出理论观点的。假如他对某些小说

现象考虑得比较成熟，对某些艺术规律认识得比较深刻，概括程度比较高，那么他就可能提出精辟的理论见解。但是，评点家也可能根据他艺术鉴赏地敏感性，只是察觉到某些艺术现象的动人之处，却还没有深刻的理解。这时候，他的评点就只能 是表面的，或者虽有初步的概括而未升华到必要的理论高度。这种情况，在金圣叹的评点中并不是个别的。应当看到，这种情况是艺术理论前进中的必经历程，它可以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使严肃的学者沿着前人研究的道路进一步探索，从而作出新的结论。同样，这种情况也可能造成一种误解，成为浅薄的后世批评家借以嘲弄前人的口实，甚至进而拒绝接受他已经相当完备的有益的理论见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引胡适所说的“‘选家’评文的眼光”问题。在胡适之前，燕南尚生也曾经责备金圣叹不该“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水浒传》（《新评水浒传序》）。勿庸讳言，金圣叹的评点中的确不乏“章法”、“句法”、“文法”等概念，但他看问题是否全凭“‘选家’评文的眼光”却值得研究。在明代八股选家盛行，到处都在揣摩作文秘诀的时代，使用这些老概念原是不足怪的。相反，要他完全抛弃这些同时代人们的习惯用语倒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金圣叹是否抓住了有关小说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是否比他的前辈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从这些传统的衡文概念上看，是否拘守于陈旧的解释，有没有注入新的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其他方面就不必斤斤计较。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体系是个客观存在，它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在于它的形象性、虚构性和擅长在运动中反映生活；小说尽管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但它一定要以生活为基础，取材于客观实际，给人以逼真的生活实感；小说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因而必须在文学史上为它争一席之地；作家创作

小说的主要动机，应是发泄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愤怨之情；作家进入创作过程之后，必须从人物性格出发进行体验和创造性的想象，通过联想来丰富作品的情节，还要十分考究文字技巧，因而创作是一种十分艰苦的劳动，强调“文成于难”；作家通过描写鲜明的人物性格体现一定的“指归”，表达他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和感情；为了写出鲜明的人物性格，作家必须研究关于人物的行为动作、肖像、对话、细节的描写，注意写好陪衬人物、环境景物、恰当运用对比、衬托、视点变化等手法；在正确处理性格与情节关系的基础上，注意情节的惊险性、曲折性、节奏感和完整性，并编织出统一和谐的整体结构；小说的表现媒介是语言，对小说的语言提出了要求；小说社会效果的实现要通过欣赏环节，在小说欣赏中读者必须运用想象和联想，善于从“无字句处”读出字句，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所在。这里涉及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小说与读者的关系，小说创作和欣赏的各个主要环节和方面，因而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说理论体系。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体系建立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对《水浒传》的研究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在金圣叹之前，还没有谁提出过这样一个小说理论体系。所以清代廖燕称他的理论研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金圣叹先生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代的戏剧理论家李渔，读了他的评点，断言他的研究成果“能令千古才人心死”（《闲情偶寄》）。徐珂则说：金圣叹“笔端有刺，舌底澜翻；钟惺、李卓吾之徒，望尘莫及矣”（《清稗类钞》）。

（四）

金圣叹以评点形式出现的小说理论体系问世以后，对中国古

代的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王应奎说：“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编。”（《柳南随笔》）《聊斋志异》的评点者冯镇峦说：“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读聊斋杂说》）这些赞颂绝非虚誉。金圣叹去世之后，许多人仿照他的样子对小说铅黄评点。如毛宗冈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金瓶梅》，陈世斌批《西游记》，脂砚斋、畸笏叟批《红楼梦》，无不在思想上、艺术观点上受到金圣叹的启迪和影响。《红楼梦》脂评就曾感慨地说：“噫！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谅，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戚本《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回评）“假使金圣叹见之，正不知批多少妙处。”（甲辰本《红楼梦》第三十回夹批）对金圣叹的缅怀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直到晚清，人们谈到小说的理论批评，仍然念念不忘金圣叹的历史功绩。

“五四”运动以后，对金圣叹的研究走过一段弯路。解放以后，学者们就金圣叹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尽管有些观点之间距离相当遥远，但总的说来贬多于褒。“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金圣叹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仅就其小说理论研究而言，不仅有多篇论文问世，叶朗同志还在《中国小说美学》一书中辟出专章进行了论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海内各家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提出了自己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和见解。由于本人学识不足，缺点和舛谬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注）袁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题李卓吾评，明万历袁无涯刻本，简称袁本。据今人研究，其中的评点，原作者是李贽，冯梦龙、袁无涯诸人作了加工，简称袁评。在此之前，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行世，一百回，明万历容与堂刻本，简称容本。据今人研究，其中的评点实出于叶昼之手，简称容评。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之前，首先以容本为基础，对《水浒传》作了整理和修改润饰。他把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第二回改为第一回，并砍去第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他自称这个七十回本为贯华堂古本，名曰《第五才子书》，我们则称为金本。本书对《水浒传》和金圣叹评语的引文，悉出金本。